

P
现代社会与人

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

Personal Knowledge

〔英〕迈克尔·波兰尼 著

一位化学家、哲学家
在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性之间的
鸿沟上架起通衢之桥的尝试

PERSONAL KNOWLEDGE

现代社会与人 名著译丛

许泽民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P
现代社会与人

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

Personal Knowledge

〔英〕迈克尔·波兰尼 著

PERSONAL KNOWLEDGE

许泽民 译

陈维政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英)波兰尼著;
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10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陈维政主编)
ISBN 7-221-05253-0

I.个... II.①波... ②许... III.知识学
IV.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093 号

个人知识

[英]迈克尔·波兰尼 著
许泽民 译
陈维政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25
字数:48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书号:ISBN 7-221-05253-0/B·130
定价:36.80 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60637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EC4V 5EL

© copyright 1958, 1962 by Michael Polanyi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1958

Corrected edition 1962.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 9 10 11 12

ISBN: 0 - 226 - 67287 - 5 (clothbound), 0 - 226 - 67288 - 3 (paperback)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58 - 5162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正式授予)

编者的话

大约五百年前,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开始相继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不仅因为时间上更“近”,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的更“新”。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社会”乃是欧洲人在最近四五百年间特别是最后一百多年来通过对世界的征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把“理性主义”、“人的主体性”以及“世界为一客观实在”作为基本生活信念的生存方式。这种理念和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于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尤为触目:自动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沉重单调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石油、电力和原子能成为新的能源供给者;汽车、火车和飞机代替了过去简陋低效的运输工具;电子通讯(电话、电报、电视、传真等)不仅使人们易于获得信息,而且使遥远的世界近若比邻;农业机械的运用使过去分散的农业变成集约化的工业生产;化肥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生物工程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能按人的需要培养出新的品种,而且使复制生命本身成为现实;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已把人们的认识



推进到层子(夸克)结构和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星体;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广泛运用,更是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了、舒适了、安全了。至少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福兮祸所伏”。现代社会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上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同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大机器生产和科层化的管理体系使人变成机器和制度的附属物;人口急剧增加,使本已紧张的物质资料生产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则是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悬殊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地加剧;战争和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压迫和奴役形式消失了,新又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波使最隔离的地区也无法免其害;现代化过程中所滋生的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倾向消解了传统的道德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所有这些,都使人在为现代社会的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沮丧和困惑。

学术是存在的一面镜子。人与现代社会之关系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处境,包括他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遇到的困难,必然会引起现代思想的关注与反思。西方学术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关注和反思还特别形成了现代西方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观点之纷呈,其学派之林立,实有使人目不暇接之感。其中虽难免片面与错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西方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向正处于自身理论建构中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相关材料,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社会与人”译丛。译丛围绕现代社会与人这个主题,精选名家名著或有重要

影响的著作,分批陆续出版。从1987年至今,译丛已推出三十余种,广涉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套未曾中断过的译丛。译丛过去的成绩固然值得珍视,但还须“更上一层楼”。无论是选题的确立还是译文的质量,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除了译丛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努力外,尚需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哀我中华,命途多舛。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战舰和炮火,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卷入了现代社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拒斥、犹豫、推就之后,中国终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念(远不完全)。正当她信心十足地奔赴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似已尽显,现代西方的有识之士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早就在反省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在中国尚需赢获现代社会所有肯定性东西的情况下,中国人能从西方的成就与问题中学到些什么呢?在世界已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中,正处在由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点上的中国人该如何来把握他们前进的航线呢?在全球已缩为“村落”、经济已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并在这种调整中坚持那些为个人和人类所需的精神空间呢?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本译丛所列著作,与已翻译过来的其他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定能为回答上述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现代社会与人”译丛编委会

2000年6月25日

中译者序

迈克尔·波兰尼是 20 世纪西方一位有较大影响的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他于 1891 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条件很不错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工程师兼小商人,母亲是俄裔,是布达佩斯一家德文报纸的时装专栏作家。富裕的家庭生活和文化氛围使波兰尼从小就受到知识的熏陶,很早就参与文学和政治活动。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与他的两位哥哥一起协助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立志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建立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国家。

青年时期的波兰尼先是从事医学研究,并于 1913 年在布达佩斯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是在十九岁时发表的,题目是“脑积水化学”。稍后,他又从事把量子力学理论应用到热力学第三定律中去的研究和吸附作用的热力学研究,于 1916 年发表了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并且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到了 1948 年在他把研究方向转到哲学之前,一共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达二百多篇。他有关吸附作用的论文在布达佩斯大学化学系获得通过并于 1917 年取得博



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尼参加了奥匈帝国的军队,成了一名军医。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仍然坚持进行他的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研究。1920年,波兰尼得到柏林威廉大帝学院的聘请,到它的一个新成立的化学纤维研究所工作。这个学院声誉卓著的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哈贝尔决定让波兰尼脱岗“回炉”一下,以增强他的实验室工作技能,结果,波兰尼不负所望,成功地进行了纤维素纤维X线衍射的研究。从1923年起,他在哈贝尔领导下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他在柏林一千十年,与他同时代的很多杰出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建立了友谊,也为自己赢得了作为德国一流物理化学家的声望。

1933年,希特勒和德国社党的崛起标志着波兰尼在德国生涯的结束和他的研究方向开始向社会思想方面转移。随着法西斯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波兰尼本人也是犹太人),他逃到英国,而且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一个专为他设置的物理化学教授职位,继续他在德国从事过的工作。作为难民的头几年生活是艰苦的,他的多数亲人也还在欧洲大陆没有逃出来。但是,他在新地方交上了新的朋友,也开创了新的天地。他日趋一日地把自己的精力逐渐转移到社会、经济和哲学上来了。他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建立了联系,把他最初的兴趣放在德国和苏联对“自由社会”的哲学攻击上。他曾于1930年代初期访问过苏联,并与一些苏联科学家有过接触,建立过联系。1935年,他以此为基础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并配上电影,对苏联的经济体系进行批判。在随后的五年中,他在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

同时,也花一部分时间写了一部大规模地批判极权主义政权的著作《自由的耻辱》(194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及期间,波兰尼还从事过其他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但他这方面的著作表明他只是一个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他发表的文章多是对凯恩斯主义作的个人解释。也是在这一时期内,作为科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波兰尼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叫穆特(Moot)的由知识界人士组成的集会,与 T.S. 艾略特、卡尔·曼海姆这样著名的会员建立了联系;以及协助创建了一个叫科学自由协会的组织。前者主要是针对当时英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的研讨会,后者则是他发表自己的科学自由观的论坛。

波兰尼的哲学思想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源于他对科学的计划性的反对,根植于他对个体发现观的信念,即他相信科学应由个体(即科学家个人)自由地发展,而不应受官方或教条式的干预,并由此而建立了他自己的知识理论。1945年,波兰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哲学著作《科学、信仰与社会》,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为他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这部著作反映出来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他在1936年发表的论文上。1948年,他被曼彻斯特大学聘为社会研究教授。1949年,当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它的二百周年庆典的时候,波兰尼被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自此以后,他经常往来于欧洲与美国之间,于1950年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学开设讲座,又在1951年被芝加哥大学授予一个职位。他的这一系列讨论最终形成了他的另两部著作:《自由的逻辑》(1950)与《意义》(1969)。前者是一部纯经济领域的作品,但从中已可清楚地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后者是一次哲学方面的探讨。由于曾参与国际政治斗争,波兰尼一度被西



方国家认为是重要的时事评论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的各种报刊特别是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过诸多有一定影响的评论。1951年,波兰尼本来有机会成为定居美国的移民,但美国国务院根据当时的麦卡伦法案以他年轻时曾参加过匈牙利的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为由扣住他的申请签证不发,他也只好放弃移民签证申请,继续留在曼彻斯特大学了。

1951年,波兰尼从曼彻斯特大学退休,并立即被牛津大学的墨顿学院聘为高级研究员。从那时起至1958年,他完成了全面体现他的哲学思想的著作《个人知识》。

《个人知识》是波兰尼在1945年发表的《科学、信仰与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是他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历史、世界、社会和人生以及对他自己从事的工作综合反思的结果。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他的抱负是相当大的。他在本书中引用开普勒发现第三定律时的一段名言,即开普勒认为上帝等待了“六千年”才有人(即开普勒自己)来读他(即上帝)的著作(即大自然),他(开普勒)自己的著作也许在“数百年后”才能有人读懂;而波兰尼却在某种意义上更具雄心,他要“用多个世纪以来的批判性思维教导人们怀疑的官能把人们重新武装起来”,要使长期以来被客观主义框架歪曲了的世界万物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他认为,他赖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他的认识论——个人知识。

“个人知识”是波兰尼杜撰的一个词语,从字面上看来,它至少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是“知识”,它就必然是普遍适用的、公共的,人们常说的人类知识宝库就有这个意思。而且,真正的知识还是“客观的”,与个人无关;知识必须经得起经验

的检验,不得超越经验,如果知识与经验相冲突,人们必须随时准备把这种“知识”抛弃。波兰尼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的科学观或知识观可以追溯到洛克和休谟的身上,并以其大规模的“现代荒唐性”几乎统治了20世纪的科学思维;这种见解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虚假的理想。根据他的观点,识知(knowing,即知识的获得)是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是一项负责任的、声称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知识是一种求知寄托。

波兰尼认为,识知是一种要求技能的行为,是一种艺术;在每一项这样的行为中,都具有一个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人的热情洋溢的贡献,即正在识知的人的“无所不在的”个人参与。知识具有内在的美(即他所称的“求知美”, intellectual beauty),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正是对这种美的追求。这是知识的理性内核。这并不是是一种美中不足,也不仅仅是心灵的副产品;它是具有逻辑功能的,是知识的一个有机和必要的组织部分;它相当于一个科学命题中的一种基本性质。但是,传统的知识观是以主客观相分离为基础的,它追求的是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成分从知识中清除。波兰尼认为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这样做只能给人们的知识观带来混乱和恶果。据他观察,即使在诸精密科学中,甚至在个人成分量少的经典力学这一所谓“最接近于完全超脱的自然科学”的领域,知识的获得也要求科学家的热情参与,要依赖科学家的技能和个人判断,更不要说在生物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的“主观性”显然强得多的科学领域了。波兰尼相信,没有科学家纯粹的科学兴趣,没有科学家充满热情的参与,没有科学家把其一生精力的一点一滴作为赌注般的投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知识)都是不可能取得的。



波兰尼还认为,知识具有默会的成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也是具有个人性的。技能是知识的一种,它的不可言传性是不言而喻的。游泳者不知道自己如何能在水中浮起来,学会骑自行车的人不知道自己如何最终使自己骑在车上不致摔倒,酒类或茶叶品尝专家能辨别出不同品种的酒或茶的最细微的差别,有经验的 X 射线师能从病人肺部的透视照片中观察到哪怕是最微小的病变,高明的机械师不依靠任何仪器单凭听觉或触觉就可以判断出仪器和引擎的种种故障……这些知识都是不能单靠规则或技术规条来传授的。它们靠的是师傅教徒弟这样的方法来传授。各种技能或行家绝技如果在一代人中得不到应用,它们就会从人类的知识遗产中永远消失。“看着今天以漫无休止的努力用显微镜和化学、用数学和电子学仿制着清一色的与二百年前那位半文盲的斯特拉迪瓦里作为日常工作制作出来的相似的小提琴,这情景真有点使人伤感。”波兰尼满怀感慨地说。

而且,种种知识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的,这一整体就是识知人焦点关注的中心,它的细节则成了识知人附带关注的线索或工具。识知人对整体和对它的部分的关注或警觉性深度相同,但关注的方式却不一样。用锤子钉钉子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焦点集中在钉钉子的总体效果上,而把附带注意力放在力量的运用和手掌对锤柄的把握上;音乐家弹钢琴时把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对曲谱的总体把握上,而把附带注意力放在手指的动作和琴键上;一个人读信的时候把焦点注意力贯注在信的含义上而附带觉知信的文本。在所有这些行为中,如果行为入把自己的焦点注意力转移到细节上来,他们的动作就发生混乱或使信的整体意义解体。从这种意义上看,

这些行为的细节可以被视为逻辑上不可言传的。这就更进一步证实了知识的默会性和个人性。

但是,知识不是主观的,它是客观性与个人性的结合。尽管识知的行为必然需要识知人的热情参与,可是这不是一种任意行为,也不是一种被动经验。在从事这一行为的时候,识知人怀着责任感和普遍性意图而进行识知活动。他的行为遵从某些启发性前兆(intimations),并与某种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预示着范围不定的、依然未知甚至是依然无法想象的真实的隐含意义。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探索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的前兆寻求发现(知识的最突出的表现)的,他的识知努力由服从现实的努力所引导。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前兆与现实的联系就是知识的客观性,而客观性与个人性相结合就是他所说的个人知识。他把知识的能动的形成与接受其为现实的标志这两者的结合看成一切个人识知行为的显著特征。

波兰尼还相信,知识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寄托。我们用语言表达自己想说出的意义;我们从来不说,不含有明确的感情性的东西。从一个句子的情态,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句子是疑问、命令、骂人、抱怨还是对事实的断言。我们对事实所作的任何断言,本质上都不是没有求知满足感,或说服别人的愿望和个人责任感这样的感情相伴随的。在进行科学验证的过程中,大自然中的事物并没有贴着“证据”的标签,它们之所以成为证据,只不过是为我们这些观察者所接受罢了;甚至在最精密的科学里,情况也是这样。此外,本领是由规则支配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未能很好地掌握那门本领之实践知识的人来说,规则是不可理解的,更是难以运用的。它们的引人



之处在于我们对那门本领的评赏,但它们本身却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建立这种评赏。别人可以运用我的科学规则来指导他的归纳推理,但他却可能得出十分不同的结论。正是由于这种明摆着的两可性,规则只能被应用于个人判断的框架以内。因此,人们说话时隐含的情态、核实科学“证据”时的判断,都表达了当事人的信念,都是他们所作的寄托。

当人们运用工具、记号或符号(语言也是一种符号)时,情形也是这样。工具只有被人们相信能提供某种用途时才为人们所依赖;记号或符号仅仅是在依赖它们取得或象征某种东西的人的眼中才被视为记号或符号。这种依赖是一种个人寄托,被包含在一切智力行为之中。通过智力行为,我们把某些事物附带地整合到我们的焦点关注中心之中。在附带觉知了一件事物以后,我们把它吸收下来并使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延伸,而每一项这样的个人吸收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寄托。即使我们的感知行为,也清楚地体现了寄托的逻辑结构。当我们面前的球体因被充气而膨胀时,我们觉得它在向我们靠近;在面对足以使人产生错觉或全新的物体时,人们只看到一团团的色斑;先天失明通过手术获得视力的病人得艰苦地学习辨认物体;养育在黑暗中的黑猩猩需要数个星期的练习才能看清喂养它们的奶瓶;刻意的沉思行为也可以把物体融汇成团团色斑……所以,从对一件物体的幻觉性沉思到对其观察,我们的确对某件我们以前未曾看见过的东西作了肯定,而这一肯定是包含着一种寄托行为的,尽管这一寄托可能受到了误导。也正因为如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识知人的“塑造”的。

于是,波兰尼进一步断言,信念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这是

一个信托框架,没有任何智力,无论它多么具有批判性或创造力,能够在这一框架之外运作。因此,科学是我们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我们不能用与己无关的词语来描述它。这就是波兰尼所描述的“个人知识”;个人性、默会性与寄托是他的认识论的三大支柱。知识的个人性与普遍性在寄托的框架内被统一起来了:个人性与普遍性都是互为必要的条件;个人性通过对普遍性意图的断言而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普遍性则由于它被承认为这一个人寄托的与个人无关的条件而得以构成。

综观波兰尼哲学思想的形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思想某种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论述儿童心灵的成长过程方面能看到皮亚杰的影响,在他谈论人的心灵对整体与部分的认识方面看到格式塔心理学的较大影响。有读者称波兰尼是“承续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可谓宏篇巨著,尽管它的篇幅不算太长(原文的正文为 405 页),但它涉及到的学科门类却异常广泛。他在论述知识的本质和形成以及心灵的起源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的知识,如数学的多个分支学科、天文学、普通化学、结晶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解剖学、物理化学、放射化学、普通物理学、力学、热力学、电动力学、电子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地理学、普通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诸多流派、进化论、科学史、统计学、经济学的某些流派、法律、宗教、政治、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和哲学史上的诸流派、文学、音乐、绘画等等。所以,对一般



读者来说,他的这一著作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个人知识》于1958年发表后,还是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至今一再多次重版(它的最新重版版本发行于1999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波兰尼的著作和思想进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个研究波兰尼的学术团体分别在北美和英国成立,另一个名为“波兰尼自由哲学协会”的研究团体则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波兰尼的出生地布达佩斯成立。后来,北美与英国的波兰尼研究会合并,正式定名为“波兰尼学会”,登记在册的会员将近三百人,定于每年的11月轮流在北美的一个大城市召开一次学术交流会(1999年的会议在波士顿召开),并用英语定期出版学会的会刊《传统与发现》。在匈牙利的“波兰尼自由哲学协会”会刊 *Polanyina* 则用匈牙利语和英语发表关于波兰尼思想的论文。

在《个人知识》出版后,除了前述的《意义》以外,波兰尼还发表过另外两部比较重要的著作:《识知与存在》(1969)和《科学思维与社会现实》(1974)。1976年2月22日,波兰尼在英国北安普敦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八十四岁。在他晚年的1975年,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购进了他的所有通信和著作的手稿,这些手稿至今仍保存在这所大学的图书馆里,全部开放供各国学者研究之用。

《个人知识》一书涉及的知识面较广。为了表达严密的思维,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长句或超长句。此外,作者本人还精通多国语言,且在日常的书信往来中也使用多国语言,即使在本书中也不时地插入一些英语以外的词语或句子。这些都增